

//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DEC 10 1953

T5256/7870



漢書卷四十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漢書卷四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八

職官部四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吏部尚書

尚書

哈佛大學漢和

吏部郎

侍中

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

給事中

中書令

中書侍郎

驃騎將軍

錄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

錄尚書 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

為羣賢首其以彪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又曰殤帝策書曰

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

聽 又曰中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常典機衡有匪石不貳其心太司

農李固公族之苗忠貞不回今以峻為太傅固太尉參錄尚書事 又曰

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寒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敦德允元

五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 王隱晉書曰賈充為太尉

錄尚書五年伐吳為大都督吳平上遣侍中程咸稿勞增邑八千戶 晉

中興書曰明帝后庾氏為皇太后九月癸丑皇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  
尚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祖末初三年尚書令楊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  
錄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王肅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  
官使大錄萬機之政策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  
平尚書事 傅暢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為愍懷太傅通  
省尚書事張華為光祿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  
瓘太宰河間王顥太傅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秘書事 夫齊謝朓為  
明帝拜錄尚書表曰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借司會天官  
之統尚書百保之本弘之即庶績惟疑替之則彝倫斯斃脩身踐言本慙  
吾美果行育德未階大正妄屬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檜楫於龍津  
荷梓梁於雲構無以輔位明堂遺象麟閣 啓陳徐陵安成王讓錄尚書  
表後啓曰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郝霍無官實宗周之明典何則  
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况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

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恥甘輸重  
降禮單于迺城十五如諸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武夫力而獲諸原微  
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  
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 尚書令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因善書令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  
沐未嘗出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  
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 漢雜事曰尚書黃香為  
東郡太守乞留宿衛拜為尚書令秩二千石 漢官儀職曰尚書令主贊  
奏摠典綱紀無所統秩二千石 東觀漢記曰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無所屈撓 又曰永平七年宋均徵為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駁  
議未嘗不合上意 張璠漢書曰左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先試經然後  
舉孝廉 續漢書曰陳蕃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

送者不出郭門 百官表曰尚書令是謂文章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  
納言憤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摠攝諸曹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書曰龍命  
汝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蓋此謂也 魏志  
曰明帝卽位進陳嶠爲尚書令車駕常幸至尚書門嶠跪問帝曰陛下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嶠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  
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迴車而返 又曰太祖進荀彧爲漢侍中  
守尚書令 又曰裴潛爲尚書令奏正分職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  
五十餘條 費禕別傳曰禕代蔣琬爲尚書令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  
客加之博奕不廢後董允代之旬日之間事多保言積允曰人之才力相  
懸若此 曹羲九品議曰尚書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  
之主漢和帝南陽左雄爲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選舉所知自其職也  
山濤啓事曰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祜體義王立可  
以肅整朝廷 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之功譽然爲後  
人所思 又曰咸寧二年李胤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家室

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  
書之職掌於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主  
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令號八座爲元鼓  
謂曰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箴** 晉摯虞尚書令箴曰舜納大麓七政以齊  
內成外平風雨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絲王絲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  
必賴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碑** 後漢潘勗尚書令荀彧碑曰夫其爲德也則主忠履信孝友溫惠高  
亮以固其中柔嘉以宣其外廉慎以爲己任仁恕以察人物踐行則無轍  
跡出言則無辭費納規無敬辱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勤  
禮音德後之事間匪云予克然後教以黃中之敎守以貞固之直注焉若  
漢室良才曰無能也確焉若華嶽之停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  
成自其由法平泉云予泰綱用亂廢禮復經於是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  
厥成功用俟萬歲 **表** 後魏溫子升臨淮王或謝封開府尚書令表曰臣  
道愧山東氣慙隴右激才弗功搏風無力但以平源帶地資緒極天發趾

自高理融以遠出臨侯報既之刺舉之能入踐帝閣又無應對之美空復受戈清廟推轂邠明泉之云予克慙汗海大寶遂隆橫草未樹顧以有涯願言知止山東有尚書令王勉寶拒讓尚書令表曰臣聞立而託乘乃成致遠之可法其所法遂有利涉之用若以輕任重課憑虛責實陸欲自勤終焉靡效正梁范雲為柳司空讓尚書令初表曰陛下繼明南面復垂顯錄增榮終觀豈側身限而露不廣海塵不增山微物知止敢忘自退誠以懷音感遇又妨彝序尸祿昧寵取蹈風歌中寐軫心方食疑慮寧可冒釐綜之重負學製之談將玷朝微匪伊身謙 第二表曰臣聞聖人在上愚以無以息隱天下有道方圓歸其能是如以鴛鴦之才不之可於千里瓦然之質待價於十城伏願陛下矜臣負乘之尤照臣開餘之情迹言觀自之方王才斂會流恩曲蠲下第則雲序斯平弊章載穆 梁沈約拜尚書令到都上表曰竊位之譏允當斯責王命私請有事相傾油雲湛露從則文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悅焉失步 北齊邢子才為文襄皇帝讓尚書令表曰揚職萬機摠任百揆想銜庶物準納羣寮

何以助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反鑒取照匹此何難倒裳求領方之為易 又表曰正以畫覽太山不假秋毫之察夜仰列宿豈藉燭龍之外爵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私故足陵夷之運 隋江總讓尚書令表曰臣弱歲立朝本無竒志每謂任登常伯足承基緒值梁季不造牧拙人間東竄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漢十有七年心跡退黜平生畢常位野性踈懶不屑死增俯仰乖時人物多忤天飛踐阼任寄財不德以商旦之未遂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同瑚璉之器當由崇賢使舉早守各節竊以天府文昌萬方之藪天官冢宰無所不統禮革三獨事昭百揆曠職云皇上十餘載一旦開置必資望實豈期延典私偏濫庸菲薄陛下聽覽餘辰曲垂則納遂斯反汗高選且瞻則敝蓋敝帷使臣漢曰歲制月制賒臣皓髮不以一怠除尚書令謝臺啓曰竊以昔之冢司余曰端揆頃同衮衣無人則闕陛下將守安可叨貴謹當奏承夜月箕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下年登以可尚書令斷表後啓曰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衆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巨僚不容始自庸

非以謹物議賞。漢藩翰臣戚不無其才。唐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闡平宰之當文其所用款有理存焉。

漢書以法而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台侍中尚書博士及

駟宰武武官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又曰鄭崇哀哉擢為尚書僕射數

一人諫爭土初納用之。每聞曳革履上歎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續漢書

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眾事。百官表注曰僕射一人

鋼印墨綬五時朝納。言憤進賢兩梁以佩。水蒼玉建安以外執金吾榮劭

為尚書左僕射。僕射之有左右自此始也。鍾離意別言以五官尚書僕

射其年匈奴羗胡歸義。詔賜縑三百匹。尚書侍郎廣陵貫鄼謨以為三千

匹。僕大怒鞭鄼欲死。意入諫曰海內遐邇謂陛下貴微財而賤人命。數臣

所不安。明帝以意諫且鄼錯合夫義貫鄼初大官賜酒藥。詔謂意曰非鍾

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魏志曰栢範薦徐宣為僕射。車駕幸許宣摠

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曰陳泰為

尚書左僕射典選舉。晉諸公讚曰司馬珪時多令望。早歷顯職。晉受

為尚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眾論以為美。晉公卿禮秩曰司馬珪三十

七為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世說曰周顛字伯仁過江

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論謂之三日僕射。王隱晉書曰太康元

書之四

漢書

駟宰

鋼印

為尚書

射其年

匹僕大

所不安

離尚書

留事帝

尚書左

為尚書

積年恒

曹晉武

孫為尚

書下舍

五

漢書

駟宰

鋼印

為尚書

射其年

匹僕大

所不安

離尚書

留事帝

尚書左

為尚書

積年恒

曹晉武

孫為尚

書下舍

揆 梁沈約讓僕射表曰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  
若夫玄黃未已非徒駕之衛筋力爲用豈強飯之時養老杖鄉抑推前典  
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其不辜寔所以蠲假衰疾收  
屏淪暮 梁張纘讓尚書僕射表曰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聞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動容竊斧猶成多憾曾聞如闕坐客  
須滿情態參差世塗盈虛蕙苴興謗舍塵見猜疑似雖分聖賢致惑人之  
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證綜 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曰臣聞  
十之歲揚雄擬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無歎耆老臣勵則曹華  
軒冕才允卿相出納流譽朝野具瞻臣弘正國老儒宗情尚虛簡玄風勝  
業獨王當年臣種氣懷沈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並見壯猷皆  
宜左執若漢武好少則微臣已老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羣才伏願天明更  
謀梓匠求其妙選稱是能官 又讓右僕射初表曰加以言尋盟好仍屬  
亂罹干零盜其牛馬烏孫竊其印綬子卿如雪叔向爲國雖獲東歸備離  
此厄昔李廣遺恨不值漢初官戚自歸非逢堯換臣隨望聖運實在權輿

時參決勝之籌頗奏發兵之讖當塗錫舍非無董昭之誠典午禪文不降  
張華之賞 隋江撝讓尚書僕射表曰藻鏡官方品裁人物門驚如市不  
慙屋漏心抱如冰無欺暗室但屢淹星鳥每知忝素世網拘束事歸僂俛  
今此召會尤增據疾竊以端揆副職官稱師長革履升降傳呼寵赫儀形  
朝首冠冕彛倫兼復戶摠衡流匡佐繫俗忘膺重責必踐危機

### 吏部尚書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  
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  
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  
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袁子  
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  
也使治亂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松柏詔曰今風俗凌遲豈宜鎮以  
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古人亦墨經從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



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自素食不受一飯於人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袁真爲監軍范去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段還不夫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齋祠 晉諸公贊曰李胤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沈約宋書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求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曰衣成後起 又曰顏竣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懼笑答

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箴 晉傅玄吏部尚書箴曰明明王軌制爲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非用不懸昔舜舉臯陶而俊又在官夔龍出入朕命周仲山甫亦允內言 齊丘遲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則能官園阿望幣鈞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王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唯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味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惟珠玉色恬喜愠心豈榮辱 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上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宜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興鑿未聞統馭鄭臣有規匪悔身譏 後魏温子升廣楊王讓吏部尚書表曰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僂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詐有銅爵獻賦之敏而收本寔繁司會攸切抑揚智地用捨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

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為范雲讓散騎常侍  
吏部尚書雷城侯表曰夫銓衡務重關治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輕漢魏  
以降遠識經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齊季凌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議存  
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  
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四姓傳祠已無定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  
之所附唯在恩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  
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 梁沈約為褚  
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玄素禾辯必認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  
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  
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拂暗為明免過  
生智亦何以登竒牧異離渭分涇 梁張繼讓吏部尚書表曰漢華民曹  
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加以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觀其人  
梁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與世浮沈鄧攸

牧馬家庭何益心競之操下壺如金丸在右未聞檢裁之功 梁王筠為  
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剗犀截鴛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  
信資伯樂之駿未有駮駑騫足而方騁遙塗採莛鈆刀而求其斷割伏惟  
則哲為體事艱歷代明別攸竒義重前王必使玉石薰蕕區別靡雜涇渭  
玄黃條流不爽自非伯豪之天下稱能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牧真抑  
偽巨源之黜惡舉善然後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隋江撝讓吏部尚  
書表曰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延喻喉舌遠膺樞  
斗至如東京許郭西晉裴王仰首伸眉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  
宋已來內侍帷展入戶衡尺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弱冠追  
傷疇昔早塵華任見知名輩常謂忝竊匪朝伊夕豈期梁室多故有志無  
時平生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一時惟奮寵靈遂臻於此  
又為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曰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  
必大厦之棟梁惣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材輕膺此舉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命汝作納言朕命惟允 又曰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揔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尚食尚方亦然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罷中書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 栢子新論曰堯言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為尚書謹言正直 華嶠漢書曰常彪上疏曰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續漢書曰李固上疏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 魏志曰陳羣為尚書制九品為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掌謹言四曰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會稽典錄曰鄭弘拜尚書郎舊

典科滿補縣長少史為丞 列公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諸使郎補縣令令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為始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情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沈約宋書曰顧琛傳曰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顧寄尚書張茂度聞名而去碩頭同席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 漢楊雄尚書箴曰允勅百工命作齋慄能惟納言是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諛說是折我視云明我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 諫 晉潘岳尚書誄曰寬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瞻 瞻虛坐翩翩玄幕凡筵生塵空館寥廓 晉盧湛尚書武強侯盧府君誄曰湛罪重五嶽疊深四海身不灰滅延于家門方今斬焉在疾死已無日大懼先意遺烈將墜平地罔極之哀終不宣寫是以忍在草土之中撰述平素之跡篤生我君天挺賢俊弘闡大風光隆洪胤蔚矣其姿綽乎其韻天不予晉厄運時臻陽九之會雖聖莫振君實振惶國難是圖跋履山川

東征西徂方協遐任言復皇輿不見楚申致命郢都往古來今自遠及近  
凡在喪親猶思俱殞况我荼毒靡經不盡日月逾邁寒暑代遷恩慈彌達  
窮思日纏撰述遺跡臨文煩寃 隋江揔度支尚書陸君誅曰陸公國士  
之眷惠好之深臨喪能誅久願搖筆時事迤邐不惶削藁梁季適越未戢  
止戈陳世入仕累牽物役杼抽於懷三十餘載隋開皇九年於長安致仕  
懸車以泊就木何幾但東海成田南冠承繫龜山更徙空想吹笛之哀馬  
角徒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於是攬涕操觚乃爲誄曰鴈行攸序龍  
作間才讓珠不拜錫劔恩來世故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悠  
悠世路辛苦艱虞尋戈滿道曝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念羣桑梓零  
落彫枯傷君井邑了盤崎嶇悽涼故友擗樹遺孤臨穴別野撫櫬窮塗  
梁張纘故左氏尚書忠子沈憎旻墓誌銘曰漸東振古龜組三襲政若解  
繩吏如燥濕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睿明 **表** 梁沈約讓五  
兵尚書表曰臣聞百舍之趙非宿春所資千里之越豈一葦能泝何者裝  
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藉鑒於溜水駑足蹇步終取蹟

於鹽車 梁丘遲爲范尚書拜表曰昔睽公移晷於泗亭陳遂留權於博  
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伙陽取沃淮海發蒙去豸已若松喬匪富  
伊榮須臾至此賞叅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爲匹 梁蕭子範爲  
兗宗正讓都官尚書表曰納言之授皇命所由五星懸曜差池紫宮之曲  
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內孔蔡詣博垂芳於兩京陳鍾令才比肩於魏世  
逖望前英俯脩薄義無尸素禮而絕祗奉 隋徐陵讓五兵尚書表曰臣  
聞仲尼大聖猶云書不盡言士衡高才當稱文不逮意臣比衰呵自積思  
緒茫然頻託朋遊爲裁章表雖復陳琳健筆未盡愚懷孫惠辭人頗加煩  
飾所以高天緬邈弗降昭回瞻拜絲綸更增憂懣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  
言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  
度日不暇給趙官論受命之宜隨邑春升壇之禮而叅聞秘計弗解單于  
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不期仁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言  
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浴陽言車非比長安多盜其宜屏錮用寘  
嚴科猶處名僚又爲叨竊但著書天祿雖加則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於

其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 吏部郎

郭子曰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閣成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荅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魏志曰諸葛誕為吏部郎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云議其得失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偽又難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乃當能正人王隱晉書曰李胤為吏部郎精慎選舉號為廉平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繁操邁時念多所之今致錢二十萬緡百觔穀二百斛又曰王戎名位清賞二十四為吏部郎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

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卮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又曰阮攸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便亮以其名士給衣食放由是得立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曾下鼓急出日送乃至家去臺數里高塞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者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錄曰某人何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世說曰吏部缺人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又曰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曰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僚阮盛真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敗職自非季重清識季文恬正可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梁王僧孺吏部郎表曰臣生輕飛籜品細疏壤寂寞州間取淪窶實不自求於善

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踈遠豈望翰飛終知跡帶一逢浸漉幾  
聞昭晉假拙為心變奇成偶寧為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  
如暄寒無爽自變況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愧朱  
紫永惜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寧可庶  
幾 梁任昉吏部郎表曰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  
為首終遂弗居深識為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皇明御宇  
昇長咸亨涇渭措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侯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祗荷  
唯知死所未識所報 梁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  
効非積山勤乖附地自叨榮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遂被洪造自非  
割蚌識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見操孰教 梁王僧孺除吏部郎  
啓曰自一遇休明多逢渥澤出斯溝壑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厠累仍顯  
職名階俄來倏至而智効必其無取尤怠忽焉已彰不意涵養更滋霽霽  
愈此始職樞華紛體恒選知非曠族必待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  
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德死何能報

### 侍中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  
德可常遵也 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此內官侍帷幄受顧問  
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  
軍衛尉光祿大夫為侍郎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  
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茵也 應劭漢官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  
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絜自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  
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秦始皇破趙  
得其冠以賜侍中 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又曰留侯子張辟疆  
為侍中年十五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駿驥具帶傳脂粉 又曰張安  
世子孫自宣元以來為侍中 又曰元帝以史丹為侍中出則陪乘 又  
曰侍中金敞與劉更生拾遺左右蕭望之周堪四人同心輔政 又曰衛  
尉金敞病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使綠車載送衛尉府載以皇孫車寵之三輔故

事曰金日磾忠勤守節七世爲侍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  
昭常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陳羣爲侍中領  
丞相東西曹掾 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 隆言堯  
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微爲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  
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  
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  
祀者齊戒不嚴則女子見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儀容諷議  
拾遺左右 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侍中王粲識舊珮始  
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自於王粲也 王隱晉書曰韋誕以能書留補侍  
中魏氏宝器銘題皆誕書也 七賢傳曰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  
濤清風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幃幄盡規左右 顏含別傳曰顏髡字君道  
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續搜神記  
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  
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肅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

忠拜殆不復起帝因呼人扶上殿虞侍中嘯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  
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 相書占氣雜要曰氣如  
連珠入闕門爲侍中 沈約宋書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爲侍中吳  
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殷景仁遷  
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皆以風方局幹冠冕一時同  
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爲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與  
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 晉  
裴希聲侍中嵇候碑曰夫君親之重非名教之謂也愛敬出於自然而忠  
孝之道畢矣樸散真離昔生殉利禮法之興於斯爲薄悲夫晉弋陽子嵇  
紹字延祖資乾剛之純粹體中和之淑虛少有清劭之風長懷弘仁之度  
加以通即掩濟靡才不經學爲儒宗庶績光被弱冠登朝則敷文秘閣晚  
節強仕則納言樞極太安之初權臣擅命皇輿親征次於蕩陰六軍奔攻  
兵交御輦紹儼然端冕正色以扞鋒刃遂殞命于御側忠誠感人神義聲  
震四海銘曰二儀肇建君臣攸序裁裁侍中應期作輔外播仁風內舉心

脊執慈弗勇靡仁不武見危授命昔生殉王雍乎其操邈乎其崇矯矯王  
臣憲慈遺風在親成孝於敬成忠 宋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  
及微管元勳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無妄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魏壘  
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  
操疆禦無以蕩其守鑠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豔春榮爰初素履  
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古詩** 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  
誌曰含榮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優遊經藝鴻沚絕流皇根中絕體孝  
盡性懷追孝烈反我宸居毀網更結管機疑務端朝贊契召輝才融士頽  
風折秘路長陰昭塗永滅 梁元帝侍中新渝侯墓誌銘曰爰始降神誕  
茲初載方琮有燭圓珠無類義若聯環文同藻繪三分竹使再徙建礪朱  
帷自舉白鹿隨車武實威邊文能懷遠乍歌去速時誦來晚昔我往矣千  
駟連軒今茲旋旆雙鴈隨舟山迴素旒水導丹旒寂寥原野播落徂秋  
又侍中吳平光侯墓誌曰惟嶽降神表山甫之德敬如君所顯成季之徵  
素靜精微岐嶷天挺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歷太子洗馬八人掌藉為崇賢

之領袖五日來朝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史法并鸞峯甘露歲下蕭崖  
鶴嶺連理成陰徵為太子左衛率違疾薨子道頗類陶基民號夫比取譬  
羊祜巷哭荆南副軍早垂隆眎憫其石火瞻斯翠蓋忽安丹旒方使栢侯  
石椁載銘盛夏滕令嘉誠式鑄韶濩 隋江揔故侍中沈欽墓誌曰早結  
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庶滌  
清流以蕩濁俗早違紫雲萍濡碧海奮里閑之寵躍車馬之貴晒寶氏之  
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誄** 魏陳王曹植侍中王粲誄曰維建安二十三年  
侍中王君薨皇穹神察哲人足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  
冥誰謂不傷華孕中零存已分流天墜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以誄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強記洽聞幽贊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  
泉發言成誄下筆成篇子與失子義貴丹青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  
忽棄我宿零 **表** 梁任孝恭為羊侍中讓表曰搏風扇翮不覺高升擊水  
揚鬣遠迷遠大猶願長城巨防射魯仲之書白羽朱旗振武安之几深入  
五千張空奉以報主橫行十萬勤燕嶺而酬君 梁丘遲為範衛軍讓梁



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鈇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屨晚坐豈以克誠在念易  
農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旄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  
是昔管廟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捷規獻寔在得人況處庸微何  
用膺荷 又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曰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  
行之上旣慙伯豪使天下慎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  
昌期當尺可叅必簡英俊 梁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元勳奮儒  
之胄積德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貴不然則子駿之學洞  
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言辯識無滯次重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  
喻旨公卿問對惟辰陪六尺之身通四方之意求之儼臣此塗頓隔 梁  
任昉爲王思遠讓侍中表曰行則六尺之內陪接天光語則親璽甲命誠  
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惟幾敷表白於聲華之上進讓於玉堂之下金遷  
七貴之茂玉粲二公之孫雖復仲蔚孤緒元卿未名不階民譽妄承典私  
者也 北齊邢子才爲彭城王詔讓侍中表曰貂鼯映首日月在前前  
庶僚跨躡多士雖智勲量力明闕自知在梁之譏無得誼華之議素餐之

責豈須嚙啗之口何悟天之情眷復延今寵遂惣錄百揆寅亮萬機文昌  
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何容以斯豈得用膺茲亦啓梁陸倕張  
侍中啓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實欲強飯據鞍自窮心力濡足磨頂少報  
洪私徒課虛無空延鍾箭不悟爰降曲慈復叨清顯職司近切任掌惣綸  
魏選異才漢求高德官次恪居鮮非民譽仰瞻內省無一可階

### 黃門侍郎

漢書百官表曰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禁制 漢書曰張  
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牀下禹有少子在側目之帝知其意於前  
拜黃門侍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  
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隨太子官爲郎二歲爲賢傳滯在殿  
下爲人美麗白晳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吾人董賢邪因引  
上與語拜爲黃門侍郎 又曰楊雄成帝時爲郎至平帝猶黃門侍郎  
漢舊儀曰黃門郎日暮入對青瑣門名曰夕郎三輔訣一曰杜恕字務伯  
拜黃門侍郎每宜省問威儀矜嚴 又曰車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

以儒行為給事黃門郎 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王不以私家于朝廷兄  
為虎賁中郎將弟為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為黃  
門侍郎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 魏略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  
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  
名弱冠為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  
形之於色明德恨之左遷為羽林監 又曰鍾毓年十四拜散騎侍郎遷  
黃門郎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為黃門侍郎 任嘏別傳曰嘏  
字昭先魏文帝以嘏為黃門郎每納中言輒手懷其本自在禁省歸不書  
封帝嘉其淑慎 王隱晉書曰張率為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  
指諸掌世祖問華長安千門萬戶畫地便成 齊職儀曰給事一黃門侍  
郎四人秩六百碩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位從諸大人秦制也與侍中  
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沈約宋書曰給事黃一侍郎秦官也有  
事郊廟則一人持蓋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 梁元帝黃門侍郎制  
孝綽墓誌銘曰蔡墨攸陳有草有茵梁荆世橫或魏或秦積善餘慶時推

俊民孝乎惟孝其德有鄰曰風曰雅文正動神鶴開阮瑀鵬翥楊循身法  
惟屈扶搖未申人罔石火山有楸椿佳歲無曙寒野方春 宋謝莊詩  
門侍郎劉琨之誄曰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州兮謝江幾瞻國門兮聳雲  
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闕庭歷  
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係轡逶遲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  
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 散騎常侍

應劭漢書曰秦官及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獻可替否也 華嶠集  
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為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  
用言語文學之士 王隱晉書曰鄭默為散騎常侍世祖祀南郊侍中已  
陪乘詔曰使鄭常侍默曰卿之何以得參乘昔州內舉卿相輩常愧有累  
清談 七賢傳曰阮籍高貴卿以為散騎常侍非其好也 晉中興書曰  
庾闡有文章才義議者以為宜綜國史於是召為散騎常侍 又曰謝萬  
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為散騎常侍 墓誌

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誌銘曰幾原博聞裁為典墳比良班馬等麗  
卿雲董籍既別涇渭以分聖皇御極欽賢旰顧儲后特聖降情文苑既匹  
嚴朱復同徐阮如何不愁上期不遠 **晉**潘岳散騎常侍夏侯湛誄曰  
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擗藻華繁玉振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  
何歡如之居吾語爾衆不勝悲人惡後異世疋文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無位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化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為仁由已  
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淫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  
中年殞卒 **晉**劉琨散騎常侍劉府君誄曰爰自上葉帝堯之胤堂堂漢  
祖謚謚高韻茂載孝景克紹前訓穆矣靖王開國作鎮惟祖惟父乃光有  
晉積行累仁世篤忠順是用感和誕育奇雋叔質英挺金聲王振嗟乎君  
侯仍寢斯疾命不可延中年殞卒衝飈摧華閩風彫實如可贖兮人百其  
質存若燭龍銜暉沒若庭燎俱滅摺紳頽範於高模邦國彌悴於隕哲

**陳**徐陵讓散騎常侍表曰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滯通

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褻裳求楚魯連隱士高論卻秦況乎謬蒙知己寧  
無感激洪私過誤寘以通班司憲文昌遂借常伯今者昆吳小器諸視不  
見玄黃均天並奏靜聽能鍾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  
救陛下嗣臨寶歷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楨杓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  
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部黜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

### 給事中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為中郎賜帛百匹拜給事中 **漢書**曰蕭望之元帝  
詔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漢書**百官表曰給事中亦加  
官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胡廣**曰給事中常侍從  
左右無員位次侍中之下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漢書**曰劉向字子政諫  
議大夫給事 **魏略**曰邯鄲淳字子淑黃初初為博士給事中 **東晉集**  
曰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貢游子弟 **晉武帝詔**燕上  
臨陳劭清貞廉絜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信訓可給事中 **荀綽**兗州  
記曰袁淮字孝左有俊才太始中為給事中 **宋**顏延之給事中楊瓚

誅曰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淳永初之末佐守滑臺獯虜間釁剽司衮瓚  
立乎將帥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疲困相保堅守四旬兵盡器竭弊于旗下  
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死殉義以死償節者哉之子間立績宋  
呈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親駢衡驥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湮  
阻纏路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吹埃帝圖斯難簡生授才實命楊子佐師危  
臺過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驥厲霜羽鏘高鞞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  
林投鞍爲圍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救麥馬乏芻秣烈烈楊子在困彌  
達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鏑

### 中書令

漢書曰馬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在職 臧榮緒晉書曰潘岳性  
澹退唯以著述爲事永興末爲中書令 晉諸公贊曰踈准爲中書令張  
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密而准崇之每至宣日有詔書無大小輒先示華  
了不厝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 又曰懷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  
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溫嶠爲散

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曰卿既以令望中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  
言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 又曰顯宗加王  
洽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昔爲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  
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衛將軍中書令以中書  
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 擅道鸞陽秋曰溫嶠爲中書令詔曰中  
書之職酬對 方斟酌禮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 王  
道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專壹所司竭誠保傳准力是視詔曰昔荀公曾  
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願足  
下處之勿疑 王珉別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瞻理  
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 沈約宋書曰傅亮  
永初元年爲太子詹事中書令專典詔令以亮任摠國權聽於省中見客  
神虎門外每日車嘗數兩 世語曰司馬景王令尚書令虞松作表輒不  
可意令更定松思竭不能改鍾會爲定五字松悅服焉 梁簡文帝  
中書令臨汝靈侯墓誌銘曰若太祖時其惟宣武講道開天儀嵩作輔是

曰邢弟籍規承矩如康嗣衛以禽居魯息憊巖隈塗窮夜臺靈檐永闐松  
路方開草茂故轍松挿新枝月明泉暗暑往寒來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  
吾墓誌曰荆山萬重地產卞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靈地之珠故能胤茲  
屈景育斯唐宋掌庚命族世濟琳琅遂昌開國蟬聯冠冕父易高尚其道  
遁肥貞吉關吏早逢威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  
淹通風神間逸鍾鼓薛林笙簧文苑入爲度支尚書任同北斗錫輶稜之  
劔朝此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爲人也瑚璉之器無慙垂棘杞梓之材  
有均廊廟故贈散騎常侍中書令蓋旌賢也 梁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  
誌曰君狀貌丘墟風神磊落間瞻動于容止英弁發於流盼筆鋒席上皆  
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間敏帝嘗顧謂君曰我撰通史若成衆史可廢乃  
荅詔云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  
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妙思式表玄右 **宋**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  
下登取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聞壁門天邃鳳沼神深絲  
綸五言出內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謬垂曲寵空席茲榮在  
於平壯猶不可勉況今綿痼百志俱淪

### 中書侍郎

魏志曰明帝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不得其人在盧生  
爾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甃不可噉也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也  
王隱晉書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陳壽舉  
孝廉爲著作郎與張華友善華垂當啓轉中書郎荀最黨疾壽華語吏部  
出爲長廣太守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  
歎其屈除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爲山濤所知曜字季茂父  
爲征南府小吏鄉人周浚一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沈約晉  
書曰裴潛風神高邁爲中書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 晉中興書  
曰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  
獻替有益治道 晉起居注詔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內官  
今皆先經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沈約宋書曰王微與  
弟綽書曰闔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也 玉

濛別傳曰濛為中書郎在職四年首尾如一人難與比肩故也詩齊卞伯玉赴中書詩曰大方信苞容優泥遂不以躍鱗經鳳池揮翰紫宸裏

**表**梁庾肩吾為寧國公讓中書表曰臣聞陟彼太行伯后之車屢怠望慈吳坂少游之馬體進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讓駸浮雲便期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功稱辨慧足對元禮弱標後穎能嘲子叔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遂牢孰知懷憂

**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漢書曰武帝以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羣臣始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韋昭辨釋名曰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秩皆比三公辨云此三將軍秩本二千石 百官表注曰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與諸將皆稱大後天子既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曰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復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又曰光武以景丹為驃騎將軍 又曰明帝詔曰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

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 又曰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為驃

騎將軍即日行大司馬事 魏志曰王昶距毋丘儉進位驃騎將軍 世

說曰何驃騎第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對曰然第五之稱何必驃

騎味晉張華魏劉驃騎誄曰昔在殷周惟伊惟呂穆穆公侯紹茲勲緒

如何上天殲我鼎輔金剛玉潤水絜冰清郁郁文彩煥若朝榮功遂身退致仕懸輿志邈留侯心邁二踈風凜凜以翼衡雲霏霏以承蓋旒聯翩以

飄銅旌繽紛以奄薄**表**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願親侯就

列希同特進之班角弓還地不競龍驤之賞天澤無涯名器物集竊以驃騎之官既為上將神州之重實號中士故以彈麾六戎冠冕九牧豈止可

隸絳節金吾提騎況復任惣皇畿位重連率何則驃騎之號歷選為重元

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劉蒼齊憲為公主所申吳漢因羣臣之

舉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九

職官部五

太常

衛尉

太僕

廷尉

鴻臚

司農

將作

光祿大夫

太子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常

尚書曰伯夷秩宗典朕三禮

周官曰春官宗伯掌天神地祇

漢書曰

太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漢官典職曰惠帝政太常為奉常景帝復太常

蓋周官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在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古文官書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畫華蟲七

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

史記曰叔孫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

進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

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曰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武

帝元鼎二年廣安侯任越人為太常坐廟酒醉論 又曰武帝元封四年

鄼侯蕭壽成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論 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為

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續漢書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其禮儀  
及行事賞罰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  
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仇伉劉太常 東觀漢記曰栢榮  
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九賓會子郁以明經復為太常 應劭  
漢官曰周澤為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  
于齋掾吏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拜自効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  
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  
泥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為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齋職儀曰  
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  
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晉潘岳故太常任府君畫贊曰  
堂堂我君鑒象開慶逸德宣猷含貞履素味道無悶守終純固弓與爰集  
撫翼清舉翰飛公庭龍升天路初掌方國流化千里遂管秘籍辯章舊史  
入登常伯出作卿士外內惟允庶績咸理中節日新令問不已濟濟儒林  
翼翼國子 魯孫綽太常碑 贊曰海岱協靈育此多士我我君侯東國之

祀金德發耀英風劬起文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邈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  
言德崇譽高束帛既言旌節仍招儀形朝堂流風丹青將振華衮冰煥皇  
朝上帝靡監曾不遐齡衛霍頽鎮哲人其傾邦國殄瘁搢紳喪情仰邦克  
比水榴休聲 歲 漢楊雄大常箴曰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  
拜弃稱秩元祀班于羣臣我粢孔觸匪愆匪忒君子攸宜無曰象柱輕身  
博坐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之麥魚秦殞望夷隱弊鍾靈太臣司宗敢告  
執書墓誌 梁元帝太常卿陸倕墓誌銘曰如金有鑛如竹有筠體二方  
擬知千可鄰兩升鳳詔三侍龍樓南皮朝宴西園夜遊詞峯颺豎逸氣雲  
浮日往可來暑流寒襲東耀方遠北芒已及墜露曉團悲風暮急 梁沈  
約太常紅玉昉墓誌銘曰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  
振藻而言不政川豁望歸岩阿待闕幽光忽斷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  
無絕本無梁陸倕為至光祿轉太常讓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孫淑濯衣漢  
道克隆正陽結綬故拜台下五南爵不讓况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  
降莫非素範辭爵則張玄何致則丁鴻劉愷潘尼之文雅深純華表之從



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所以臣況之曾無等級 陳沈炯爲周弘讓太常表曰以聞玉爲彫楹不可方正蟠木丹成繡黼豳襲冕於薤薜何則適用各有之宜朝野不克曰指叔孫之分定禮儀倍資典實刁協之躬爲唱引豈見爲賤以主聞對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主曾言必書尤輕妄冒 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傳曰恥一物之不瓦仁寸陰之徒靡下帷閉戶投斧想梁雖玄晏書淫文勝經溢康成之忽忽所往公叔之顛墜礪岸無以異也若夫天才卓爾動稱絕妙辭賦極生清深筆記尤盡典實若問金石似大河海少孺迷而未工長卿工而未速孟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傷於健仲宣病用弱其有集論尚書窮文質之敝駐馬停信極疊疊之功莫尚於斯焉君職等曹張聲高乃陸定乃高闢雪宮廣開雲殿秋牕春戶冬燠夏清九醞斯浮百著並薦雲銷月朗聿茲遊客朋來旅見辭人才子辯圃學林莫不含毫咀思爭高統敏乃整袂端襟翰飛紙落豪人貴仕先達後進莫不心服貌慙袖氣將軍顧余不敏廁夫君子之末可稱冥契是爲神交二三君子唯以從游日

暮亭號昭仁庶子雲咫尺康成斯在借此嘉言將無絕乎千載

### 衛尉

漢書曰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復爲衛尉漢官解詁曰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爲廬各有負部凡居宮中者皆施藉於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儻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封啓傳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未定又有藉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官兩子爲鐵印亦太卿多符當出入者案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二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魏志曰辛毗爲衛尉清平與徐邈胡質皆 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又曰田豫爲升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豫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引疾拜太中大夫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子恢爲侍中

須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始也  
漢楊雄衛尉箴曰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盡為防禦重根里垓以  
難不深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以有固人民有內各保其守永修厥  
後漢孔融衛尉張儉碑銘曰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  
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水絜淵清介然特  
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  
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鞠沒賦姦以巨萬  
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受命殞身以  
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衆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  
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  
詔嚴切勅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銘曰栢栢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  
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為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寧

太僕

漢官百官表曰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廐象馬三令又車府路路

騎馬四令 又龍馬橐泉駒駉承華五監長承又邊郡六牧師苑令各二  
承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鬲馬駐乳取其  
汁鬲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 文類曰所主惣鬲雜合非上選所別  
異之馬也甯晉洞主乳馬韋韋為夾堯受數升盛馬乳鬲取其上肥因名  
鬲馬令梁州亦名馬駱為酒馬 漢舊儀曰太僕帥諸苑三十六所分布  
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給六廐牛羊無  
數以給犧牲 漢書曰灌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世以太僕事  
惠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三之來嬰與東牟侯入清宮以天  
子駕迎代王共立文帝後為太僕 東觀漢記曰祭彤字次孫旅力過人  
常貫三百斤弓入為太僕從至會明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續漢  
書曰趙岐字臺卿獻帝以為太僕持節安慰天下 王隱晉書曰武帝以  
手琇為太僕卿遜位加特進 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  
以廐馬充丁其後征吳得以濟事 帝王世記曰穆王即位命伯嬰為太  
僕今尚書君牙伯冏二篇是也 漢楊雄太僕箴曰肅肅太僕車馬是

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狩西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殿多肥  
馬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數告執帛晉傳玄永寧太僕龐侯誅曰蒸蒸  
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迴處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  
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惡若讎品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  
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祿等勲伊呂比壽東獄

廷尉

韋昭辯釋名曰廷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民心也 尚書曰帝曰臯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文子曰臯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  
貴乎言者也 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廷尉  
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曰法失  
則刑刑失則死遂伏劍死 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景帝  
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廷尉 又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  
填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又曰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

中渭橋有二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此人  
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  
民安得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朝廷稱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又曰宋  
博遷廷尉恐為官屬所誣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  
通法律然廷尉治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日剽日久二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特以問廷尉得  
為諸君意覆之正監即共條白博博皆召掾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入九  
官屬咸服 又曰文帝初立河間守吳公治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乃  
徵吳公為廷尉 華嶠後漢書曰河間吳雄以明法律相帝時自廷尉致  
位司徒雄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為名家 又曰郭躬為廷尉正迂  
廷尉家世掌法凡郭氏為廷尉者七人 新序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  
正而好 王使為理於是廷尉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及於廷尉  
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弛罪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君

曰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斧質刎頸而死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以廷尉皆曹吏強爲廷尉以明用達法理超迁非次 又曰陳寵爲廷尉有疑獄輒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魏志曰高文惠明帝時爲廷尉時法甚峻而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收龜付獄文惠表請告者曰廷尉天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烛百手丹筆夫妻相向垂泣摯虞新禮議曰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寺以同祭先聖於太宰也 又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臣虞謹案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祀其神繫者致其祭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禮 晉中興書曰王彪之迁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發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漢楊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困不僻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楊王老充

### 鴻臚

甫侯伊謀周輕其制秦繁其辜故有國者無云可謂是則是劓無云何害是剝是剖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散告執謁

韋昭辯釋名曰腹前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爲心体王侯外國爲腹臚以養之也辯云鴻臚本故典客掌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大以禮陳序賓客 漢書曰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漢雜事曰蕭由爲陳留太守入爲鴻臚卿不任賓贊乃還官 東觀漢記曰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官有治禮貢三十七人主齊饋贊又有中都官升食以下功次相補 續漢書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并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四方夷狄封者鴻臚召拜之 魏略曰常林性既清白當入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櫪人吏声不以爲可林當夜櫪吏吏不勝其痛嗷呼嗷嗷其明崔出門與林語曰聞卿爲廷尉尔耶林不覺荅曰

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慙笑 又曰韓宣明帝時爲大鴻臚如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相曷如 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 山濤啓事曰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給之率多不差今當選御史丞方收舊人不審於宜尔不歲漢楊雄大鴻臚箴曰蕩蕩唐虞經通垓極回爲上下該羅百職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臚臣司爵敢告在鄰漢邯鄲淳鴻臚鍾紀碑銘曰內苞九德外兼百行川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機道藝涉覽文孝凡前言徃行竹帛所載靡不悉該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因天縱之允鍾厥純命世作則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雖庭畎天子屢聞

### 司農

漢書曰治粟內史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應劭漢官曰大司農古官也 虞分命義和四子敬授民時高祖授命徵秦之弊與民休息逮到文景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食 史記曰韓信歸漢漢以爲治粟內史 漢書曰武帝天漢元年以桑弘羊爲大司農置丞數十部於郡國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東觀漢記曰辛融字子優爲大司農性明進稱爲名卿 又曰高詡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魏志曰梁習爲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爲天下最乃徵拜爲大司農 沈約宋書曰大司農卿一人稱棄后稷其職也 齊職儀曰司農卿耕籍則掌其禮儀歲漢楊雄大司農箴曰厥庶僚后實均實羸有無相易性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開三王什一而征爲民作常蓋近貢匪百姓不忘帝王之盛盛在農殖季周爛熳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晉張華大司農箴曰在周之室不虔政首弃稷弗修不籍千畝匱神乏祀用敗於戎醜

臣司農敢告左右意隋江惣司農陳暄墓誌銘曰其文猷翫其筆縱橫背碑卽誦據馬俄成誹諧見賞調笑忘情兩宮寵官四主恩榮萬事依息一朝追送疇昔命觴文可吟諷今日酌酒長悲且慟後漢張衡大司農鮑德誅曰昔君烈祖乎顯弈世敬叔生牙美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旌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惣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卽雅濟濟京河寔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干郡國殊于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橫若惟允之寔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習射矚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頽蠹蝨戎虜是懼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旣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寔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將作

漢書曰將作秦官掌治宮室 應劭漢官曰世祖中興以謂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真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臣應慎上言百郡付史觀

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斯館首籩之物朽濕曝露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鄭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干和帝嘉納之卽創業焉 漢書曰將作大臣乘馬延年勤苦賜秩二千石 漢舊儀曰將作大臣改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也 續漢書曰將作大臣掌木功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千道側 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除省煩苛徵爲將作大臣有老叟五六人人齎一百錢送寵寵爲一人受一文大錢 魏志曰楊阜爲大臣卿治發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人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史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約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以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 汝南先賢傳曰應仰華爲將作大臣發擿姦伏除藻飾割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歲漢楊雄將作大臣箴曰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弊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甲宮觀在彼溝池桀作瑤臺紂爲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以仁

光祿大夫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論議 漢官解詁曰武帝以中大  
夫為光祿大夫與博士慎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聯者也温故  
知新率由舊章皆能分明古今辯舊聞者也 漢官儀曰光祿大夫秩比  
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 百官表注曰光  
祿大夫古官也銀章青綬詩云三事大夫莫不夙夜職掌言議毗亮論道  
獻可替不贊揚德化 漢書曰杜陵王仲翁出入蒼頭廬兒傳呼甚寵  
又曰元帝以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 又曰谷永  
既為大將軍鳳說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  
光祿大夫數陳政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魏  
志曰黃初四年光祿大夫楊彪詔給吏卒門施行馬 樊英別傳曰詔書  
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今以英為光祿大  
夫賜歸家所在縣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 梁丘遲為柳  
僕射讓光祿表曰竊聞敬孫以規獻為職尋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

臣以疴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  
文塵物論假以克壯報効無階而嬰離沉痾日月滋甚聖朝留簪履之舊  
愍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詩 魏陳王曹植光祿大夫荀侯  
誄曰如冰之清如玉之絜法而不威和而不藝百寮士庶歔歛霑纓機女  
投杼農夫輟耕輪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太子詹事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丞屬諸官皆屬焉成帝鴻嘉三  
年省詹事屬大長秋 應劭漢官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  
漢書曰竇嬰乃太后兄子景帝即位為詹事帝母弟梁孝王太后愛之孝  
王朝因燕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位玆嬰引卮進上曰天下高祖之天  
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王太后因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也  
又曰孔光父霸宣帝時以經授太子為詹事 又曰孝哀元壽元年馬宮  
為詹事 又曰漢文以鄭當時為景帝詹事 又曰昭帝元鳳中以韋賢  
為詹事 王珉荅徐邈書曰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 晉公卿

禮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宮事 齊職儀曰詹事品第三茂陵書秩二千石銀章紫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 沈約宋書曰詹事一人初領官屬成帝時悉屬少府魏氏更置詹事惣眾職晉初又屬二傅咸寧復置詹事 俗說曰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覓比例准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謂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表** 齊孔稚珪讓詹事表曰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官駕紫谷之英振洛筆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頡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寶嬰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梁陸倕除詹事免讓表曰中陽白水徒庇微軀送珥抱薪未聞成績陳席不棄故劔無遺遂宣時髦升降清顯尊官厚秩無因而至陋巷華門鬱以爽塏儲端華重寶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寶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選才賢若何叨越也 隋江物惣謝宮為製讓詹事表曰如攀珠樹徒仰照匣之輝若踐玉田不知照庶之價芙蓉之水亟奉北 函迷迭之文屬陪南館又

降嘘枯之旨許賜凌雲之筆清夜讌斯謂言善 戲黃金然諾並遂殊寵年齊栢寢豈報恩榮紙聲蘭臺未書棟戴 **啓** 陪 江物除詹事謝宮啓曰庇身脩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蛟鱗超踰非次方辭爾會觀收渥澤

### 太子中庶子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如侍中 又曰太子太傅屬官有庶子 又曰王商涿郡人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厚稱 環濟要略曰庶子謂官中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叙作其徒役授八舍之職以徵候 漢書曰歐陽地餘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遷侍中魏志曰鮑勛為中庶子 又曰王昶字文舒為中庶子 文章叙曰應貞晉室為中庶子 晉齊王攸與山濤書曰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六人想悉在尊意必允眾望也 晉中興書曰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僚屬莫與為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䟽切諫太子納焉 沈約宋書



曰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既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晉書**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曰玉挺藍田珠潤隋水價重連城聲同垂棘偶應龍之籥影等成鳳之羽儀名理超於荀王博治侔於終賈稍遷侍中佩玉璽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副君取敬杜夷時迴晉儲之駕追嗟徐幹亦降魏兩之書爰發睿辭爲銘云爾七略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榮珪掩采靈劔摧鋒宋郊淪鼎洛水沉鍾玄扉不書幽夜恒冬

太子舍人

漢書曰文帝使晁錯詣伏生受尚書還拜太子舍人 漢雜事曰鄭當時景帝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浴常置驛馬長安請諸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魏略曰張茂上便宜擢爲太子舍人 山濤啓事曰臣近舉汜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沉滯舉爲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美於華起家爲太

子舍人 **真書** 梁簡文帝太子舍人蕭特墓誌銘曰威鳳五色朝陽千仞孫枝發響將鶻流韻馥哉若蘭頌矣懷態瑾旣誕子恒乃權胤銀鉤之巧重世適雋况此臨池蟬輕露潤丹旒輕飛哀歌徐引壠水春帷山雲晚陣

藝文類聚卷第四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

職官部六 刺史 尹 太守 令長

刺史

漢書曰武帝時田叔以壯勇刺舉三河奏事稱意 又云王遵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遵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 又曰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渡道自言博駐車決遣五六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意博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刺史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拜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須期乃往 又曰周舉為并州刺史太

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又曰皇甫嵩領冀州牧奏請一年租賑饑民民歌之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种嵩為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並貢前刺史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永昌太守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追捕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東觀漢記曰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布被 又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 謝承後漢書曰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又曰李壽為青州刺史發璽書於本縣傳舍乘法駕駢驂朱軒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懼悉豫棄官 先時交趾屯兵及有司舉賈琮為刺史即移書告示使其安資業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驂駕乘亦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悚震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注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住二縣獨不雨老父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為揚州刺史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滲曝用之處暝暗之中不燃官燭 華陽國志曰趙琰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琰於廳事前置大器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有所報 又曰郭賀為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案得其好貨乃請太守設酒接以溫顏太守喜曰人各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歡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又曰韋康代父為涼州刺史父出上傳康入官時人榮之 魏志云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貢獻相繼數年恩化大行 晉陽秋曰胡

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洛陽至荊州定省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歸質賜絹一匹為道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安得此質曰吾俸祿之餘故以為卿糧爾晉武帝問威曰卿孰與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之魏志曰徐邈為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又曰陳泰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去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又曰張既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又曰賈逵為豫州刺史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魏略曰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王隱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又曰山濤轉為冀州刺史自濤居州甄拔隱屈搜求賢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為盛又曰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夫而謠之曰後世無叛有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又曰陶侃為都督荆、維、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價糴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又曰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乃心夙夜情存治道賓禮朝資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克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又曰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到水所酌而飲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曹嘉之晉紀云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詩梁元帝後臨荊州詩曰擁旄去京縣褰帷辭未央弱冠從王役從容遊豈張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所冀方留犢行當息飲羊戲蝶時飄粉風花乍落香高欄來蕙氣踈簾度晚光綺錢臨反宇阿閣繞長廊又示民吏詩曰闕里尚撝謙厲鄉裁知足咨余再分陝少思宜寡欲霞出浦流紅苔生岸泉綠方令江漢士變為鄒魯

俗 又別荊州吏民詩曰玉節居分陝金貂摠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  
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洲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纜將  
移丹桂舟 梁劉孝綽和湘東王理訟詩曰馮翊亂京兆廣漢欲兼治豈  
若兼邦牧朱輪褰素帷淮海封畿地雜俗良在茲禁姦摘銖兩馭黠震豺  
狸 **碑** 後漢蔡邕荊州刺史庾侯碑曰君資天地之正氣含太極之純精  
明絜鮮於曰珪貞操厲乎寒松視鑒出於自然英風發乎天骨事親以孝  
則行侔於曾閔結交以信則契明於黃石温温然弘裕虛引落落然高風  
起世信荆山之良寶靈川之明珠也爰在弱冠英風固以揚於四海矣拜  
爲荊州刺史杖冲靜以臨民施仁義以接物恩惠著於萬里誠信暢於殊  
俗由是撫亂以治緩擾以靜也帝嘉其功錫以車服方將掃除寇逆清一  
宇宙廓天步之艱難寧陵夷之屯否 晉潘岳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揚使  
君碑曰君誕保靈和繼期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  
濟眾邦黨服其義而緒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  
夏九德成事俊入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宙去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西陵之役懸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既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困  
乃憮然迴慮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勲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王思  
其忠 晉潘尼益州刺史楊恭侯碑曰君乾靈之醇德挺一世之殊量稟  
天然不渝之操體蘭石芳堅之質夫其器膺弘濟智能周達窮不怨否顯  
不矜泰履行則爲模楷吐言則成隱括德實克於內而光華發乎外也君  
發迹州國委質明主自景皇帝攝政文皇帝繼業值天下多虞疆場未靜  
以君先帝所拔懷寶後時而深達遠識有經國之量故爲腹心謀臣而監  
度政事焉君出則簡練熊羆職司是圖入則從容諷議盡規帷幄其所以  
進可替否決疑定策者皆言効於既往而事簡于帝心君再臨司官三撫  
名郡方將宣文德以來遠建武功於所牧銘曰天生蒸民有類有則誕育  
恭表應期秀特文兼六行武備七德忠肅弘毅柔嘉温克機事無瑕臨疑  
不惑我謀既精我化既清澤流河朔勲著王庭西南未夷侯其是寧上天  
不惠早世潛靈 北齊邢子才冀州刺史封隆之碑曰公世載儒雅之風  
家傳鍾鼎之業出三代而克阜歷兩都而盛轉五出祖游游子乎恥斯鳥

獸狹此且壑濡足焚首念在一匡委質中山並克袞闕故已援墜拯溺大  
庇生民祖定功業建旆懷藩揚旌冀部耳目相接歌詠獨存文司空孝宣  
公稟潤王府承華桂簿望振鷺而齊舉軼歸鴻而並運以茲一德光事三  
主七登九伯之重再處八元之任必有餘慶事屬才子莫之與京理歸世  
祿非因原隰之氣詎待河嶽之靈發純粹而成址稟中和而樹質神體秀  
異志識間爽幼體成人弱不好弄同鳳皇之五色非豫章之七年太昌初  
平洛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密勿樞功逶迤袞職貂蟬承弁華藻披衣鳴雙  
璜於峻陞驅六轡於廣路升華輦以弼一人踐太階而平天下 周王褒  
故陝州刺史馮章碑曰其先陶唐氏之苗裔堯少子生而手有馮字因以  
為氏俾侯于魯義等房心之地余與之廣事符河汾之邑使君稟靈河嶽  
此德瓊珩閨門和美譽聖開宗握文命氏濁水北流秦關東徙巖險襟帶  
山河枕倚陸離組甲從容青紫 周庾信少保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曰本姓  
慕容燕文帝是之後也其先保姓受氏初存柳城之功開國承家始靜  
陽之亂尚書府君改姓豆盧筮仕于魏公資忠履孝蘊義懷仁直幹百尋

澄波千頃留心職仕愛翫圖籍官曹案牘未嘗煩擁戎馬交馳不坊殊俗  
兄弟公侯國朝親戚宜春有湯沐之盛濯龍無流水之誠渭南千畝之竹  
尚懼盈滿池陽三頃之田常思止足銘曰朝鮮稱國孤竹為君地稱高柳  
山名密雲遼陽趙列武遂秦分寶珪世胄雕戈舊勲名稱實賓言謂身文  
朝傾地鎮夜落台星石壇承祀豐碑頌靈渭城高柏昌陵下亭須知地布  
為讀山銘 梁王僧孺豫州墓誌曰自姬發系因魏傳緒留路在趙  
名賢世襲相秦將漢英雄係踵忘寵辱無愠喜靡矜夸慎嗜欲其行軍用  
武勲合竒正乃治邊御衆威裕兼行常慄悚然以中原為已任或欲十萬  
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尅反舊京飲馬函涓然後高卧閒帷晤言空谷  
思魯連之辭賞慕田疇之高跪而火傳川逝長塗已迫雖景鍾良史有功  
必書刻板鏤石宜兼不朽銘曰高勲藹藹長旌高旆入作牙爪出司襟帶  
民謠不息王言有會功為上等正稱九最日隆寵秩方登遠大義轡難留  
濛水易收秘丘玄戶杳杳悠悠 陳徐陵裴使君墓誌銘曰君五音之候  
兼其方牧八陣之圖窮其巧變用能戰必勝攻必取督稱無難兵號解煩

朝飛火箭夜聳雲梯燧象從奔騶狼已合於是厥顏不撓極咄諸戎龐德  
高聲肆言羣逆胡夷摠至猶持子路之纓鋒刃相交終荷溫生之節每以  
財輕篋釋義重高衡割宅字貧友之孤開門延故人之殯篤好朋遊居常  
滿席每至鮮雲藹藹披王安之衣明月團團似班姬之扇日帶花以如笑  
風鳴條而若歌傍列絲桐對揚文酒一石之後逾能斷獄五斗之量猶未  
解醒嗟乎潘岳之詩致哀周密莊公之誅用愍相責 陳江摠廣州刺史  
歐陽頴墓誌曰家公習尚書少府孺高於漢冊世居渤海太守文重平晉  
原中原喪亂避地南徙公孝敬純深友悌惇睦家積遺財並讓諸季兼賙  
同壤公含率內映遠識沈通室嗜欲謹言行資貞幹事廉隅梁室不造凶  
羯憑凌公被銳執兇有志匡復梁孝元帝授散騎常侍東衡州刺史始  
興縣侯而大戎弒逆宗社播遷陳纂揖讓攸歸高祖恩加惟舊橫使持節  
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進為開府儀同三司山陽郡公進  
號征南將軍加鼓吹一部巫山遠曲誼騎吹於日南芳樹清音肅軍容於  
海截追贈車騎將軍司空公涉獵六經優游百氏寬徭省賦化伯越之歸

心撫寒投醪感三軍之死力在室如宿寧慙屋漏不貪為寶每畏人知殺  
青無兼雨之疑蕙改豈懷珠之謗如羊如栗不改夷齊之心遺慶遺風方  
留豹產之德 **表** 魏武帝謝領兖州牧表曰入司兵校出摠符任臣以累  
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  
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假實條不勝華竊感譏請益以惟谷  
梁簡文帝為武陵王讓揚州表曰臣延首青冥傾心紫府言非東里誠譬  
北辰而滔滔雲漢不彼霈然之澤鬱鬱仙居方隔下臣之奏周任量力請  
固所陳明主理棄伏冀照許臣聞繫風捕影涉求之路靡階玉馬金丹過  
遠之資無託 南康王會理讓湘州表曰絲言自天而忽委玆披雲而下  
墜浮舟千仞呂梁之暢已深摠轡萬尋懸車之懼非淺 梁劉孝儀安成  
王讓江州表曰臣聞失晨之雞雖不忘於改旦敗駕之馬終取怛於齒鑣  
臣昔牧淮岱皇風咫尺一變至道易以為政而亂政莫理美錦徒傷且可  
復宣六條闡化千里 又曰臣聞六轡沃若不策玄黃之馬九成輪六無  
求擁腫之材何則跳躡之路已窮梁棟之用斯闕 南平王讓徐州表曰

竊以淮岱務殷事乖坐嘯粉榆望重非可卧治臣縣頓枕席動移旬晦恒  
恐尺波易流寸陰難保寧可復冒此寵應茲恩榮 臨川王解揚州表曰  
臣自馳傳斗牛作牧淮海政刑兩空璿璣六運既昧弛張之要尤慙大小  
之獄故以結詠濡翼取愧能官每一進思無忘退食誠復恩私可憑而彝  
倫難紊敢恃慈弘冒披心款乞解州任少弭素餐 又為鄱陽嗣王初讓  
雍州表曰臣大邦維屏既慙宗子之詩思樂泮宮有缺僖公之頌特以周  
開元伯錫壤參墟漢啓三倕分珪舊楚身私家慶摠集微躬擁部襟帶跨  
制數州西距曉關南踰鄧塞雖復呼韓來朝橐街納質 虜尋戈四郊無  
警猶如王戎雅識羊祜尚義臣求諸已無或宴安進思盡忠歸乎犯謁  
李揚州舅讓表曰人心彼此盡為敵國金柝夜警和門晝閉加以淮水淼  
漫危同三坂懷山之勢已成爲魚之期可見若使身死可以益國城沒足  
用報思雖葬魚鼈其甘如薺政以朽毫無庸心負恩竒恥辱之甚非止老  
臣 **臣** 梁陸倕勅使行江州事啓曰封畛遐曠纏井奧實陸海神臯偏屬  
茲境兼以茂親明德淮翰作鎮宣述條教 匡贊盛猷自非問望兼弘寧可

擢膺嘉舉 **教** 齊謝朓爲錄公拜揚州恩教曰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  
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屬員荷任揔侯伯受錢元戎作牧中甸此地  
五都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無忘待  
且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之澤 梁簡文帝罷雍州  
恩教曰折以片言事閑往聖寄之勿擾傳彼昔賢故剋木不對晝獄無入  
吾自之雍矜懷罔狂幸得天無虛旱地歇怪蟲今軸車行塗舟艍且戒植  
柳官度尚或依然寄飯曹僖猶思恩宥況義化君民節離寒暑憫茲岐路  
宜留惠澤 臨雍州原減民間資教曰誠欲投軀决堤曝身求雨九伐方  
弘三驅未息役屢之憂兵家斯急師興之費日用彌廣今春流既長艦舳  
爭前轉漕相追饋糧不闕義存矜急無俟多費 臨雍州革貪惰教曰壯  
夫疲於擐甲匹婦勞於轉輸藜藿難克轉死溝壑春蠶不暖寒肌冬收不  
周夏飽胡寧斯忍復加哀削傷盜抵罪遂爲十一之資金作贖刑翻成潤  
屋之產



應劭漢官曰河南先所理周地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洛陽尹也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云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多怪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晉中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又曰劉隗為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豫聞之語林曰許玄度出都詣劉真長先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一日一詣許語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駉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分符莅閩越終然慙勵精又曰副君垂獎眄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貴深知已寧思食樵思未嘗辭晝室誰忍去轅轅梁蕭琛和元帝詩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弈弈工辭賦翩翩富文雅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游閱典墳儒墨自玄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死接卿雲軒蓋蔭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梁徐免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寔所務尊賢遺道德重學嚴師傅六藝誠為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必

埴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世方留心在庶績厲精思治綱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環磨南箕北斗難為斲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沫求必殆梁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戎號已紊彝典况京兆王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巷議尤見不勝梁庾肩吾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劔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嶽寧識崇朝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表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為城臯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阜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雖得仁之盛頗愧前賢而眇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宸寶歷惟

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  
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蒞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  
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瘦餘晨頗多夏景今綴采英賢為丹  
陽尹傳

### 太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  
布為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  
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得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欺陛下者  
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時召君爾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為蜀郡守修起  
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僮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  
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又曰黃霸字次翁為潁川太守戶口歲  
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  
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觔 又曰哀帝時南郡多盜

賊授蕭育為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賜黃金二十觔育至南郡盜賊踴躍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而欲  
民之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  
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  
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號為馮萬石 又云趙喜  
字伯陽為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莽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張堪字君叔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太守  
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云桑無附枝麥穗兩  
岐張君為政樂不可為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  
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  
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人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鎮河中  
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竟慈惠化所致 三輔決錄

曰馬援誠兄子書龐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重之願汝曹效之世  
祖見援書即擢為陵零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張璠漢書曰宋登字  
叔陽出為潁川太守市無豫價路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為黃門郎善弈碁品第三太祖亦好弈數蒙引見  
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詩**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  
岸靜天高秋日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 梁簡文帝罷丹陽郡往與  
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梁沈  
約去東陽與吏民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欲明重  
在茲飾駭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暮霜載凋秋草風  
三動春旗無以招卧轍寧望後相思 **碑** 晉孫楚鴈門太守率府君碑曰  
君體德允直才量高傑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筆振鴻翼於袞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  
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掩耳  
目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

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節在難匪從迴旌束麾撫司  
徐青截彼隆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為國扞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  
君天縱傑邁奇逸車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  
具固以足之於天何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龜三曜冲壤再  
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  
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  
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末効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表** 梁范  
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稟息榮幸貶貌兢視挺襟軫慮徒誓曩管  
之誠終沈熒爝之用不悟懸景麗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脩鞠  
慙疑驩不反抃且地鄰崔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寔邦斯大將何以再宣  
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為蔡令梅讓吳郡表曰今吳與國地迫都輦  
壁被四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  
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廼著不留之歌賀邵沈靜猶致  
題門之責 陳徐陵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曰南離懷袖裁脫綺

統適賀隆私使膺珪組執王不起握衣未勝自甘泉通大細柳屯兵旁帶  
戎塵頗同疆場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  
應思馬駿之功論地維親宜慕蕭彭之勇 隋江總爲衡陽王讓吳郡表  
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穎之誠夏霜易實兢惶之至春水可涉臨輜面賦  
卽事何取廣川無聲頗知自匹 **教** 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  
猛用弘美績邊延善政寔著民謠吾冲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  
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梁丘遲永嘉郡教  
曰責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  
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鄧里酣  
脯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懸仲蔚而三徑沒  
人雖謝文翁之王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梁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  
稽郡教曰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  
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嚴我君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  
符大順火炎崑岡神獄朋潰蘭艾同燼王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碑** 栢宜城碑曰君器量高濬神氣坡朗商略雅俗隱括真僞擢竒取異  
不軌常流固以準的當時擬議郭許矣處身立朝不峻功名俯仰顯默之  
際優游可否之間迹埋而道不汚身屈而志不屑矣銘曰於穆我后稟茲  
純爽虛豁高暢蕭條邁上風任外舒卓鑒內朗神栖冲慎形同俯仰將登  
槐棘宏振綱網令儀早徂德音末響 **碑** 晉傅玄江夏任君銘曰君諱脩  
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杜  
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竒  
邦國人安飄塵不作銘曰我我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淳才行  
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  
百齡 宋傅亮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名遠德  
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  
粹佩蘭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閒不以隱約迴其操楊生  
所爲夕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流孔  
若宛然內求干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碑** 梁簡文帝爲

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歛衽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顧浮  
橋而不見蒼鷹一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縷  
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焚絲方始 梁陸倕授潯陽太守章曰鑿  
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  
能使府庭生梓橫閣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繒蓋漏上巖辨伏軾多慙  
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毫陸謝荔代食實士何獨  
匪民 又為齊景靈王世子臨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  
中春誦夏絃實依佈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  
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梁陸倕未至潯陽郡教  
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  
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願巴祗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  
對賓常藥自隨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成邏掄  
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膺典記光武靈臺之籍  
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戶貴郡圖載其具存方策校以山經

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公  
孫陞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令長

左傳曰子皮使尹問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  
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  
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使  
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謝曰嬰知過矣請復  
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  
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  
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  
任人者佚 又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  
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讎邪  
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

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  
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  
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  
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  
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焦延宇  
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利民當遷三老官屬  
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陳令郭舜  
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  
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  
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且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  
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司馬彪  
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  
之治有異迹為州郡最 又曰卓茂遷密令其治民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  
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  
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 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  
初中郡國螟傷稼大牙綠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  
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  
之兒曰雉方將鷄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  
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又留徒  
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  
異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  
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  
謹在姑臧唯母極膳妻子飲食但葱韭 又曰蔡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  
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姦猾縣界清靜詔  
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  
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

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騶為潁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循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駮乘宣於太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數主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撐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事具公主部 又曰鄭弘為縣令政化

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衢道求王還之 又曰胡紹為河內懷令

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彊

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姦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

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具火 益部耆舊傳曰閭

寔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二十疋明早送詣

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慙 風俗通云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

喬遷為鄴令喬有神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

子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鳧

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事具神仙部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

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詩** 晉潘岳懷縣詩

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祗攬

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晉河陽令

潘安仁詩曰密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桐鄉建遺勳武城播弦歌逸驥騰

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  
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裏恒客吏正朝  
不繫民唯當有一犢留持贈後人

**頌**

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曰大顛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  
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于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  
生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玄路  
北至考城勸茲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  
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  
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傳渾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  
比德金玉而堅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矣  
弱冠而應式敘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勵秋霜等惠春仁刑不濫踈  
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之清純是以前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  
我士民襁老攜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顛顛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雨  
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于以具瞻

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  
春日萋萋我車既備九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哀魯有圯斯記君有遺愛  
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贊**

晉孫綽孔松楊象贊曰君德器純固

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夫其溫恭篤誠善誘動勸  
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賢之風流乃祖之遺人  
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絜齊冬冰澤伴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  
祖德冠搢紳降迹垂化澤伴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晉孫楚梁令孫  
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  
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  
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啟**

梁任孝恭辭縣啟

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  
使戀主之心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梁劉孝儀除建康令謝啟  
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游徼矜其獨勇清路道奴固知難捐輕  
綬飛駕且見為榮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封爵部

摠載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遜讓封

外戚封

婦人封

尊賢繼絕封

摠載封爵

周官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亡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土不過百里下三十以輔衛王室 又曰騶忌見威王王

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既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  
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  
又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  
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  
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  
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雜事曰  
天子太社以五色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  
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臣  
尸賦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爲列侯  
國四絲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吉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  
不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封功臣地多而滅者也乃遣  
即授印綬 又曰馮勤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  
豐王不相踰越莫不馱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白虎通曰

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  
盛德之士亦封之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  
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  
成封百里 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  
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  
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齊  
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  
侯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  
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  
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 又  
曰天中正音如刀者封侯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曰齊  
莊公爲勇爵殖俸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  
其枚數其可以與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管子曰爵不尊  
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末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

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 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 周官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又曰公執栢圭 又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又曰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又曰侯用信圭 又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伯用躬圭 又曰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又曰子執穀璧 又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曰男執蒲璧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質四采玄文織百四

十首廣尺四寸長一文六尺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人旅賁五十人 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輿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 又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漢官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效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本為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比五為公 又曰伯把也持政事也 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 又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為君也 周書曰能移於眾與百姓同謂之公 又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孝經援神契曰侯侯也所以守蕃也 梁任昉初封諸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啓茲景祚弘此帝圖

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略野殉義忘生或敗心瓜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窮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者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

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大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疾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 親戚封

左氏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魯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  
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蕃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  
庠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怒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  
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者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詔** 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蕃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  
惟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  
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 梁任昉  
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泯粹識業深通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  
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 又追封丞相  
長沙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亡兄道被如仁  
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源於將塞今理  
運惟新賢戚並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 又追封衡陽  
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淹弘朱方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

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紹  
命君臨萬寓祚啓郇滕感興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追封衡陽郡  
王融可南陽郡王 又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五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  
岳渚宮樊鄧形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非親  
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  
寄隆重季風穎隽邁誠業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疑  
正經綸夷險叅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  
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  
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嶠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矚  
垣寢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乖德獲罪茲訓永言主奠  
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  
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為始興王 **策** 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閔  
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  
土世為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不子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

之不圖俾爲君子無怠爾心允執其中 又立子且爲燕王曰小子且受  
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 又立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  
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慎無侗好佚無適小人 **書** 魏陳  
王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誠不  
意天恩滂霑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  
受非臣灰身所能報塞 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封臣息男苗爲  
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助武無推鋒接刃之  
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  
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  
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惠及父子 齊謝眺爲宣城公拜章曰  
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衮職所  
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  
裳勒斯鍾鼎 **表** 陳思王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惶恐  
怖不知刑罪當所恨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

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  
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  
散忘軀殞命 云云 又謝眺封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陛  
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荅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  
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晷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  
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  
拜章陳荅聖恩下情未展 又轉封東阿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  
丘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增  
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於不  
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宜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父長計聖旨惻  
隱恩過天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同定園果萬株枝條始  
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貧窮食財餬口形有裸露臣聞  
古之仁君必有棄國以爲百姓况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  
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

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飢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  
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  
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  
也周室之興寵秩子第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  
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  
故詩曰旣受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  
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  
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  
失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度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  
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  
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禦侮  
莫如同德伏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祚明德  
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  
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敦潼索制弘徃代內輸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

向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  
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  
貢人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局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  
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一 **奏** 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  
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  
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  
德兼庸賢顯進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  
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珪睦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  
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  
並宜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可封郡王

### 功臣封

周官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事功曰勞  
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  
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閱

又曰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少時管  
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  
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 又曰召公奭與周同姓  
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而東  
周公主之 又曰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  
封其後熊繹於楚 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 又曰  
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  
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  
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弑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已封  
邑始大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剋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有三  
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  
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又曰陳平凡六出奇  
計輒益封凡六益家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又

曰項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釗王翳取其頭  
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東  
觀漢記曰上謂耿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爾 又封竇融曰率厲五郡積兵羗胡畢  
至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  
以六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  
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曰  
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魏志曰夏侯惇文帝追思惇  
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十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  
列侯 又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  
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  
平父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  
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大功未必野戰也十二年



復增邑合二千戶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郭嘉字奉孝異州平封滎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執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宜增邑并前千戶 又曰任峻字伯遠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大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郟侯文帝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王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詔**後漢獻帝詔勅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進顯授上將缺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效命自百之秋也 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國出命夫祿以賞恭罰以紂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高爵并印綬符策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曰蓋河洛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

忠亮之節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斯蔑如 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寅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疆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涼旣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嶺敦脩於與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荅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城縣公 **表**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互暴虐恃僭曆紀旣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籍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盡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

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鈿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綬班景  
元勲澤洽徃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阉弱所當忝承臣聞  
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  
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  
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宋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身茂  
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參其奉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  
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  
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重慮愆恩徃  
懼積非臣耄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  
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  
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日受命作周  
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織塵遂班山河之  
誓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遜讓封

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  
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 又曰吳諸樊  
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君子曰能守節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節也棄其室而耕 韓子曰  
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  
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玄成  
當爲嗣心知非賢即乃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玄成素有名疑其欲讓  
兄遂奏劾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又上  
疏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  
會見通詔曰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相榮卒子郁當襲爵  
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丁綝從上渡  
河及封功臣上今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曰綝昔  
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確確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厚矣上從之封

為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絕曰計之孰矣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之奉奉吾素剛急有曾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唯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獨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涕泣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祜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表**

齊謝朓為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灞淮刷馬伊穀灑酒

望屬車之塵整笏待升平之禮陛下訐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

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為子心讓當陽公表曰月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 又帝為子大款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鴉翼臣生處深宮未覩焦原之險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物鎡况水豈議大瀆之流覆匱為峯終垂小魯之說 又為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于漢主徒以結慶璿源乘蔭霄極一日千里困騏驥之馳高陰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妾乃啓平原之封南郡與部春穀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映相暉金璽銀券炤灼光彩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進爵為王表曰昔虞思勤夏不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頒上公之典魯蕃懿親裁蒙衮烏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梁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推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願託道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愧耻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攸宜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里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梁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迫勢孤沈板未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懼結尊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扶老携弱重出幽堵還轉歸驂再踐鄉路

豈可資國肯以邀其功因不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兒謁書 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又上書讓封曰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閔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旣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豎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疋頑所能克堪 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旣錄臣庸才微功乃復退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

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閔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効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為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青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三人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美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 又曰高祖封吕后父吕公為臨泗侯兄澤為周吕侯 又曰文帝封后弟薄

昭為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人為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竇廣國為章武侯竇彭祖為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為益靜侯 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平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贊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美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泛為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為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為壽張侯重子丹為射陽侯孫茂為平望侯彝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為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為新市侯后父郭昌為陽安侯子沅縣曼侯兄子竟新鄭侯匡發干侯以姨子馮邯為鍾離侯 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為鯛陽侯子傳隱強侯陰盛為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侯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

帝欲追封太后母父尚書傅群議自古無婦人分王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易立

婦人封

左傳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嬖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窳陳留風俗傳曰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表魏陳王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今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逾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後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黷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旣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

宣朗非妾婦養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荅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採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慙腆妄寘妾膺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保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由漸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珩組昭被梁玉僧儒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絲炤悅且或多慙鏡史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糾組不聞醴醢蓋闕不悟玄造曲被徽渥愈臻改服遁名事華品貴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輔弱所能勝荷表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既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主可封郡長公主

尊賢繼絕封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左傳曰鄭子產曰昔虞過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臣叔封之躡鄉號華成君成君毅之孫也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平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永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疇咨前代初得周後復知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又曰武帝還過洛陽二三代邈遠以其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訖于孝武靡有子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世曹參周勃之後又曰元康四年立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

人後紹爵復家也又漢武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東觀漢記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旣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頃景夙紹封以彰厥功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死猶或悼之况朕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近屬封之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後故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裴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沉後朴之爲博陵公荀勗後軌爲濟北侯何曾後闡爲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爲鉅平侯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留王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接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材之豐否旣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綬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

錫臣束脩無稱統御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枝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敦篤於明勲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穎川郭嘉立身著行稱成鄉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天隕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借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櫃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爲褚綦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詔二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紹封南康郡公臣世屬啓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酷荼苦賁天倫冥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壻推溫故能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徒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

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大宗絕緒命臣出纘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賁一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剋幸 又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周遑罔實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驗風流存小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赳赳凡近固宜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賁嬰疾沉固公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焉臣既承先旨出纘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叙心感悼免義迫躬誠賁息霽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霽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含育 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汝叔齊胤嗣絕沒實貶賢臣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



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胤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禱禱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爲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萬之正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叅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